

2013年第4期（总第25期）

图书馆阵地服务工作动态 跟踪扫描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2013年4月

为传播科学知识，促进业界交流，
特编译《图书馆阵地服务工作动态跟踪
扫描》，仅供个人学习、研究使用。

目录

【海外观察】	1
新时代的新角色：面向研究生的研究型图书馆服务（第二部分）	1
NMC 地平线报告：在新型媒体和教育课程项目（第二部分）	5
【业界研究】	9
信息素养合作设计——教学和图书馆员工引导合作模式回顾	9
【服务动态】	12
制造空间，一个实惠的、尽享动手乐趣的想法	12
纽约公共图书馆将为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提供图像和数据	12
大英图书馆是如何为旧书注入活力的	13
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州立大学和林恩图书馆合作建立数字学习实验室	14

【海外观察】

新时代的新角色：面向研究生的研究型图书馆服务（第二部分）

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 著 邓玉 编译

三、分段式服务

访谈发现了一些有着广泛研究生基础的需求，以及因此而导致的针对图书馆的挑战。在一些案例中，其所面临的挑战是研究生的感知之间的不平等，来自印第安纳州和纽约大学的受访者称之为“贫富差距”。研究生服务与支持已经为博士生群体初步配置了，但是对于急剧增长的硕士生群体，这些用在博士生身上的服务可能不再能够完全满足学院人口的现实。针对硕士生的服务活动可以从其余的院系中开始，这些院系被认为是独立的，因此没有收到该图书馆提供的资源与服务的信息。即使是那些传统的学术部门，基于当下的人口和背景，更接近于专业的硕士生而不是博士生。无论如何，硕士生都更加倾向于流动，更希望能够获得一份工作，组建家庭，相较于博士生更想成为国际交换生。在华盛顿和纽约大学，受访者在提及这些事实时，更加强调了图书馆作为一个场所的作用。事实上，博士生群体本身也可能存在差异，尤其是当注意到不同学术部门间的空间和资源差异的时候。这可能会导致更大程度上依赖图书馆和其他中心高校服务。

一位来自康奈尔的受访者提到了一个时常出现在跨学科研究中的学术扩展计划的相关问题。处于这些领域内的学生可能处在一个双重不利的地位。他们不仅潜在上缺乏明确的部门归属，原本在那里是可以获得关于图书馆资源的交流与支持的；而且他们也可能不会有专门的图书馆联络员，他们也不清楚应该联系谁来帮助他们。（事实上，即使是资深的教职员在进入其他的学科领域时，也面临语言和方法上的挑战）同样地，对高等教育的全球化的关注也在不断增加之中（例如“全球公共健康”），对地理网站和足迹遍布全球的项目的关注也在增加。来自全球交换计划的学生可能没有足够的语言能力，或者我们可能发现我们的资源不能完全地支持这些项目。将来自传统领域专家的网络支持技术与学科专家的专业知识相结合成为必需。学生在参与这些跨学科或者全球性的项目时，学术服务中的这些潜在差距就会愈演愈烈。

访谈中被反复提及的另一个观点是学术机构在对于新生的研究和技术相关技能水平上有着不切实际的高预期。正如来自俄勒冈州的受访者所言，教职人员可能更加习惯博士生，这般复杂的预期不是刚刚入学的硕士生可以具备的，且教职员工自己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教他们。这些缺少的技能包括对工具和学科研究方法的了解，甚至是研究兴趣和主题的发展进程。此外，研究生群体可能需要掌握的研究技能的整体范围也已经扩大了。今天的研究生必须精通资源和书目管理，拥有基本的技术素养，以及掌握对更为强大的检索和传递工具的使用。甚至更进一步，这些技能可能会扩展到分析能力和方法技巧，这里就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技术培训。例如，在评估和定量化数据处理中；在与地理及地理编码资料相关的工作中；在使用文本或数据挖掘和分析工具中；生产精密可视化对象、图片或者在线工具；使用高性能计算；以及许多其他新兴的数字化学术领域。在这个新的环境中，几乎任何新入学的研究生都需要某种形式的补救。

（一）广泛的引导与教育

受访者方面也存在潜在的解决过时的通信结构和技术差距的问题的方案。首先是对核心研究行为的定位,这几乎成为现代学术环境中无处不在的,但是没有一个清晰领域的服务提供商。这种趋势最好的例子,被提及次数最多的引导性干预便是教授掌握使用最基本的书目管理软件,如 Endnote 和 RefWorks。高效的资源管理,即一个信息饱和环境中的关键技术,通常处在教学的空隙中。这是否是图书馆教育部门、个人学科馆员或者学术 IT 人员的工作范围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事实上,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报告称这个问题有助于去创造一个研究生联络体系。之前的教育引导被视为传统教学活动的“边缘产物”(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的那样),现如今已经成为了一种核心需求与服务。

来自伊利诺伊大学(UIUC)、纽约大学(NYU)和一些其他高校的受访者报告称学生越来越多地向图书馆寻求帮助,以支持他们使用笔记、思维导图、社交网络和一些机构知识库工具。受访者提到了一种更加面向过程的教学,可以帮助研究生创建图片讨论会,创作 PowerPoint 或者其他可视化作品,或者帮助组织工作小组。最后,受访者也提到了对于支持解决时间管理、作者的思路和其他写作问题,和维持个人动机的“软”技能的需求。几乎所有的受访者案例中,特别是如圭尔夫研究生自主学习中心所阐明的那样,图书馆都在寻求与写作中心、教学辅助单位、就业服务中心以及其他许多支持服务机构的合作。对电子资源和服务的使用在日趋增长,逐渐成为当下研究生工作的中心,最终导致对使用引导、可视化以及各种操作数据需求的增加。对研究生教学引导需求的增加已经超过了图书馆的能力,除了他们的其他职责外,图书馆一般依赖学科专家联络员满足所有研究生需求。一些图书馆正在开发“联名”服务,从而充分利用图书馆员以及那些技术人员、统计学家、地理数据专家和媒体人员的技能。纽约大学、圭尔夫大学以及一些其他的高校正在努力实现以服务中心支持研究生对数据的利用以及可视化过程的实现。不仅提供对于技术和资源的访问是必要的,支持这些资源的教学和专家协助也是必要的。一些图书馆在这些服务中心中开始考虑核心产品,与研究生一起工作带给他们一个更高水平的软件和处理能力。然而由于员工的水平以及现有的技术水平,当需要应对问题的方法、分析和专门规程标准时,他们可能会出现资源不足的情况。这就是一个与学术部门合作在图书馆中创建新的职位的机会。

最后,仍然存在着对于支持图书馆传统职责的广泛需求。图书馆方面所提及的教授使用跨学科工具和流程能够帮助延长一个研究生的研究目标的“达成”。受访者还报告称研究生往往不知道一些最简单的,但往往是最重要的系统,包括使用 WorldCat 去在他们自己机构以外搜寻资料,理解引文索引工具的复杂性和价值,更好地利用 Google 学术搜索,使用当下的感知工具,在某个学术领域中搜寻官方的或者非官方的文献等。

(二) 基于人口统计或生命周期的分段式服务

向研究生群体提供教学支持服务中深嵌的一个问题是对我们的研究生群体的多样化的认识得到了不断增长。这种多样性不仅存在与硕博士的计划之间,同时也存在于多个计划、学术生命周期、人口实际情况以及这些人群中所固有的生活/工作的平衡问题。一些受访者提到了在推广、提供服务、时间规划以及处理这些高度多样化的研究生群体方法方面的困难的增加。因此,他们强调对开发和部署响应的必要,有目标地进行服务。受访者主要选择了多个强有力的人口指标,来帮助决策者理解这些学生,包括:

- 拥有除了自己学业之外全职工作的学生;
- 拥有密集家庭义务的学生;
- 已经长时间脱离学术环境的学生;
- 处在职业生涯中期变革模式中的学生;
- 国际学生,对他们而言,语言、学院乃至美国图书馆文化可能都是陌生的。

多个机构的图书馆员都提到服务对学生学术生涯的重大影响,经历过他们的服务活动后,学生的需求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受访者提到了一项尚在进行中的尝试,即将该校的研究生群体划分为四类——学习者、研究者、教授者和生产者——然后再顺着这条线调整服务。纽约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圭尔夫大学和一些其他的大学都有相似的观点,将学生群体划分为不同的部分能够证明定位服务的作用。最常被提到的一些学术生命周期调整区位是:

阅读者和学习者——试图去了解某个领域和其中的文献;

教授者或者“成为教授者”——学习应用教育学提供课程内容;

研究者——现场收集某个领域中的数据或者是通过其他可获得的资源;

分析者和合成者——处理和分析收集到的数据;

写作者——学习如何保持活力,寻找空间以及来自于他人的共同支持;

原始作者——针对出版、知识产权和学术方面的交流;

归档者——在图书馆或者其他知识库中存放数据或者最终产品;

猎头——采取下一个学术或专业步骤。

理解学生群体的广泛人口分布和学术生命周期的标志能够帮助很多图书馆量身定制适当的服务,包括对提供服务的时间的调整、提供更广泛的多重定制教学服务(诸如视频教程)、针对复读生的各层级整治。在纽约大学,图书馆员发现专注于 RefWorks 这样易于上手的工具能够揭示学生在新程序和工作流上的焦虑,同时也将这些工具整合到其有价值的研究生活中。

一些机构则报告提及了那些旨在重新定向于较长时间脱离学术环境的学生的服务。这些服务往往要与硕士学生的人群相匹配,而对于技能和训练机会的缺乏似乎是这群学生中最为明显的特征。事实上,从很多的访谈中都透漏出一个事实,教师和其他校园单位中存在这样一个普遍的态度,即掌握基本的研究技能是研究生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不是教学部门的任务。受访图书馆敏锐地感觉到了帮这些学生达到精通的程度的压力。正如他们所指出的,硕士生往往感觉自己与图书馆和资源的联系比较薄弱,从而更容易受到来自诸如工作和家庭这类外部因素的压力,从而为自己再次进入学院生活而感到担心。

在某些情况下,研究生也会成为教育者或者“原始教育者”。通过一个集中或者非学术的计划,抑或与导师同行间一对一的交流互动,学生在其所在的院系中学习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方式。访谈结果表明与研究生在这些工作中建立强有力的合作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些案例中,图书馆作为老师帮助学生的作用得到了提升。有些受访馆员提到了可以帮助新老教师使用图书馆的资源去增强他们的教学活动,辅助指导教师使用技术,教育老师们使用学习管理系统,规划提供的课程,帮助老师们处理著作权和合理使用的问题,并提供给跨学科教育团队使用的“中立地带”。至少有一个受访机构正在参与一个助教(TA)“peer mentorship”项目,旨在帮助研究生提高他们的教学技巧。

纽约大学已经开发了面向那些计划成为作家的学生的服务。这其中就包括了专门针对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写作的课程。无论学科重点是什么,总有一种类似“搭积木”的方法可以让那些跨学科的学生从非特定学科的知识中受益,包括工具(诸如引文索引)、过程(访问资源中特定的或者原本难以得到的馆藏,或者通过馆际互借)、目前的意识习惯(例如警示工具和 Feed)、内容或者格式模型(如使用论文摘要去查看别人的工作单位或者学校)、资金支持和其他核心书目管理能力。

还有一系列干预措施是用来支持论文作者的,特别是博士候选人,为他们提供他们从自己的学术部门中得不到的指导。例如 UIUC 图书馆提供了关于“获取过去的文思”的活动,以及纽约大学图书馆的便于匹配论文作者的支持团体。然而,受访的图书馆最经常提到的是他

们会为论文写作本身提供“最后一公里”服务，包括对以下学术交流问题的了解：

- 了解在 ProQuest 中发布你的论文的选择和权利；
- 了解你作为一个作者寻求发布论文时的权利；
- 了解版权和其可能对你的论文造成的限制；
- 了解各种出版选择，如开放获取和学术交流；
- 部署接近编辑的策略，“否则”就购置你的内容。

(三) 宣传

访谈中表现出的一个比较集中的关注点是创造并维持宣传和信息传递活动，这些活动能够有效地推销图书馆在支持研究生教育方面的作用。当然在提供永久的宣传工作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并发症，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可能是在一个“密闭”的硕士生项目中与同学们进行交流。来自俄勒冈州伊利诺伊大学的一些员工以及一些其他馆员强调了甚至向硕士生传递信息都存在困难。图书馆的联络人可能会与其所在部门的员工进行交流，而这些人将反过来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博士生。但是有的时候这种交流就停止了。正如圭尔夫的一所大学中的受访者所指出的那样，让研究生理解研究型图书馆能够为他们提供特别的服务还将面临更大的挑战。研究生们通常认为学习如何去做图书馆研究应该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并不需要图书馆方面的帮助。

受访者也给出了一些能够提高向研究生做宣传工作的效果的策略。最常见的方法包括：确定关键邮件列表、目前的认识工具和其他交流渠道。这些通常包括学校层面操作的群组 and 列表，例如由研究生管理组织运营。基础广泛的学生支持单位也有在访谈中提及，在这些机构中，新生可以再帮助图书馆将其资源推介给学生，这些学生往往已经远离学术环境或者是无法获取那些高层次、以学科为基础的本科生研究资料和服务。

访谈数据表明学科馆员仍然是介入研究生生活的最为可行的途径。受访者还提及了与消息筛选人员的协作，正如在伊利诺伊大学那样，研究生协调员提供样板信息并进行推广，从而方便图书馆联络员能够从一堆候选词库中方便地选择。学科馆员也能够成为特定学校或者项目的一个有价值的情报来源，也能够提供对学术方面关键人员的引荐。研究生们应该都会阅读来自研究生课程主任或者副教务长的邮件。学科联络员和研究生协调员之间在使用这些沟通渠道时能够建立起一种微妙的平衡，但是要通过明确的角色定位并采取互补的方式进行，这种关系是非常有效的。

最后，受访者指出，将面向研究生群体的宣传规划与图书馆的整体推广策略紧密结合是尤为重要的，从而同时提高宣传的效率与范围。研究生们希望看到在图书馆方面提供的宣传规划中能找到对自己有所体现；现行提供的服务在本质上似乎过于笼统（或太低级），对于那些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接受更为高级的知识的人来说是缺乏吸引力的。相反，看起来过于高级的教育服务可能会疏远那些归国留学生和需要基本层次帮助的学生。实际上，图书馆正在努力重构宣传计划，从而捕获分散在自我防卫自我保护的世界中的学生，有效地提出类似的核心教学内容，但是在会话的描述和深度上会有轻微的改变。而不是试图为每个会话创建单独的内容，图书馆可以采取模块化的方式去创建且工作，而不是发布信息来吸引不同的受众。

编译自：New Roles for New Times: Research Library Services for Graduate Students.

<http://www.arl.org/bm~doc/nrnt-grad-roles-20dec12.pdf>[2012-12-20]

(尹春晓 校对)

NMC地平线报告：在新型媒体和教育课程项目（第二部分）

——教育课程主动学习合作下的2013高等教育出版
新媒体集团 著 尤越 编译

大规模在线公开课程

当Stephen Downes和George Siemens在2008年创造了这个词，大规模在线公开课程（MOOCs）被概念化为下一代网络学习。MOOC原始概念的本质是一个网络课程，并且数以千计的潜在参与者能够在世界各地获取这一资源。这一概念的基础是由多个领域的专家、教育工作者和教师提供大量丰富的资源，并将这些资源汇总到一个中央存储库，就像一个网站。使这个资源集成足够独特的原因在于它能够被“重新混合”——资源并不是通过设计集中在一起，而是通过在线公开课程相互关联的。当初一个重要的设想是所有课程和教材资源是开源和免费，如果参与者想修读该课程并且将获得的学分转录为工作。自创业初期以来，MOOCs得到的关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这得益于Coursera, Udacity, EDX等后起之秀在大众媒体高调的重视。在这些新实施案例中，“开源”并不一定是指开放的内容或是开放式的访问，而是仅指“不收费”。然而，在支持大规模在线学习中仍然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挑战。在MOOCs中最引人注目是，它有助于在讨论中制定这样一个框架：只有在学习方面实际性的实验来临后，在线学习才会发生。

一、概述

“大规模在线公开课程”这一术语在NMC地平线报告——2012年高等教育版的讨论中就已经有一些初步讨论。在过去的一年里，MOOCs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世界著名的大学，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EDX在线学习课程和斯坦福大学的Coursera的在线学习课程，以及其他创新的举动，如市场中引起巨大反响的Udacity，他们都获得了大量的关注和效仿。MOOCs旨在提供高品质的课程，对于参与者来说，无论其地理位置或教育背景如何，都可以进行大规模的在线学习。MOOCs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它有着吸引无数学者参与到课程中的潜力。成千上万的学生加入一门课程中，按照自己的节奏工作，依靠自己的学习模式和评估对方的进步，这已经改变了在线学习的环境。

许多受人尊敬的思想领袖认为，目前MOOCs的表现与最初由George Siemens和Stephen Downes提出的纲要有着显著的偏离。2008年他们在加拿大率先推出了第一课。他们设想MOOCs作为关联主义的生态系统——在教学中，知识不是终点，而是作为一个持续的活动的起点，并受到MOOCs中人际关系建立和深入讨论的推动。这种模式强调知识生产多于消费，并且新知识的产生有助于维持和发展大规模在线公开课程的环境。

尽管在MOOC的执行中有些哲学方面的区别，其中一个方面，早期和当代MOOCs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利用了多种新兴的教学方法和工具，包括混合式学习，开放教育资源，人群来源的互动。技术能够确保MOOCs的工作流在不同的模型里不断变化，但是共同点是所有这些多样化的工具都是现成并易于使用的。MOOCs利用基于云的服务媒体，如WikiSpaces, YouTube和谷歌的Hangouts视讯聚会等等，来促进讨论，创造和分享视频，并投入到其他活动之中，这些活动对于现代化在线学习环境中的教学和学习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在MOOC主要的项目中有明显的差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基本教学方法是相非常相似的。对于Coursera, EDX, Udacity——MOOC领域中三大主要玩家——课程教材集中于hub或中央存储库中，它们都使用自动化的软件对学生的测验和家庭作业进行评估，从

而得出学生的表现。MOOC的主要项目的社会结构也是相似的,如学生参与网上论坛、学习小组。在Coursera和Udacity的案例中的活动,会组织学生聚。Coursera强调视频,并且将学生观看录制的不同领域的专家讲座作为课程的主要内容。在出版时,Coursera有超过200万学生参加了200门课程,而EDX和Udacity已经达到了约50万学生,分别开设了23门课程和19门课程。

虽然MOOCs是极有前途的,但是它目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镜像传统的讲课模式。例如Coursera,其课程以名牌大学的著名教育者的讲座视频为中心,其内容也更多地集中于一些热门领域,如微观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学生观看这些视频,并通过测验和论文来展示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虽然提供的视频和相关内容的质量是较高的,但是这种传播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传统模式的指令,并不包括由Siemens和Downes概述的开放性和关联主义的想法。事实上,各大主要网站上的内容作为普适版权声明来说并不是“开放”的。

在短期地平线计划中,大规模在线公开课程在其轨迹上高速地运行着,但是此时我们仍有必要反思并坦率地讨论,在MOOCs中一个持续、成功的模型到底是什么。一些专家认为就诚恳地分析来讲,MOOCs发展的步伐过于迅速;其他人则认为他们没有颠覆性的技术,并不像最初吹捧的那样。时间会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毫无疑问的是MOOCs对未来在线学习课程已经有着显著的影响,所以它值得密切关注、研究和持续的实验。

二、教育、学习或是创造性调查的相关性

在大规模在线公开课程的兴起中,虽然机构采用头脑风暴的方式来赚钱,如特殊认证收费,但是“免费”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去年,纽约联储银行报告称美国人民欠学生贷款超过\$900亿美元,40%尚就读于四年制大学的学生在6年里没有得到他们的学位。此外,还有的学生出于为高等教育付出的金钱考虑,对于他们实际得到的——和没有得到的表示失望。

在当前许多模型中,大规模在线公开课程为学习者提供了在多主题下自主实践和掌握新技能的机会,这些可能不会与实体教育场所的学位计划有联系。例如,一个英语专业的学生,可以报名参加基于计算机图形或电路与电子学的EDX课程。换句话说,学习者不会被固定在一个单一的学科中。

线下学习和在线学习的结合进展是强调个性化学习,如果大规模在线公开课程能够风靡全球并且能够满足每一个个体的学习方式,那么这将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关联。在其目前的形式中,MOOCs允许不限年龄、收入和教育水平,学习者均可参加各种各样的课程,即使没有被实体机构所录用。最有成效的是MOOCs创造性地利用各种教育策略,并经常利用多媒体来演示复杂科目。最近在西班牙兴起一种新模式,UNX,它以集成徽章作为一种给予学习者参与和精通概念的奖励方式。

由于MOOC项目激增,所以我们希望他们继续为学习者创造新的创新性且非正式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知识。同行评议制度、学生大师、徽章和其他形式的评估目前正在探索之中,但是对于哪些是最有效的却没有真正的判决。要继续获得动力,MOOCs则需要在提供个性化且真实的学习机会的自动化评估过程中取得一个良好的平衡。

大规模在线公开课程,跨学科的应用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音乐。在2013年的春季,印第安纳大学——普渡大学印第安纳波利斯和普渡大学音乐艺术学院将提供一个新的MOOC课程——“听众音乐”——它也可以转换成学分。为期六周的课程涵盖了从公元600年到现在西方文明的音乐内容。在课程网络学习中通过全文翻译功能、丰富的媒体和社交网络工具(go.nmc.org/thecn),学习环境正在被传递。

物理。一个被称为“物理地标”的MOOC课程是通过Udacity来进行传播的,这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通过在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的拍摄,创建一个虚拟旅游网站,在那些历史中有过重要发现的地点上说明物理学的基本概念(go.nmc.org/phy)。

写作及作曲。盖茨基金会授予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资助金来为Coursera设计一个MOOC课程。本课程将邀请参与者在一系列的交互阅读、作曲和研究活动中充当作家、评论家和编辑,旨在帮助他们成为更有效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俄勒冈州立大学的教职人员已经开发出了Writers Exchange——一个支持课程的灵感交流网站(go.nmc.org/osu)。

三、实践中的大型在线公开课

下面的链接提供了大规模在线公开课在高等教育环境中的应用:

加州理工学院的“从数据中学习”

加州理工学院在2012年4月开始开设“从数据中学习”的MOOC课程。第一款产品包括参与者参加的直播和实时的Q&A环节,还伴随有自动分级和论坛。从那时起,它的用户量提高了四倍,大约超过10万的在校学生。

游戏MOOC

游戏MOOC是一个社区网站,围绕关于游戏在教育中使用的三方面的一系列课程,包括传统游戏、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以及基于游戏的学习和情景游戏。第一个课程在2012年秋季进行了试点。

谷歌的开放式课程营造商

谷歌创建一个开放式课程的营造商,以及它的第一个大型开放式在线课程——“谷歌智能搜索”。它吸引了150000名学生,帮助提高他们的互联网搜索技巧。

为教育工作者提供的公开课(职业和技术教育230:教育技术学)

源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项目的马里科帕社区学院的课程是为了增加教师们在使用信息交流技术时提升合作学习和运用STEM技能的能力。参与其中的教育者通过使用Canvas、3D游戏实验室学习管理系统和Google+社区来获取知识和技能。

UMW的数字化故事课程

任何人都可以在玛丽华盛顿(UMW)大学选修在线数字故事课程,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仍然坚持看一些大量在线课程的原始笔记,但只有在大学注册的学生可以得到学分。在过去的几年中,这种课程也曾其他的机构中被教授。UMW目前正在探索如何对其他国家的大学生以及新入的高中学生给予学分的问题。

unX

通过一个名为unX的西班牙平台,para la Enseñanza Virtual高级中心正在鼓励MOOC加入拉丁美洲社区。

伴随着数字徽章系统,这个模型包含许多交互性功能。

四、进一步阅读

推荐以下文章和资源给那些希望更多的了解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人:

大学已死，大学万岁

(Amanda Ripley, 《TIME》, 2012年10月18日) 在2012年9月, 巴基斯坦政府限制了本国对YouTube的访问, 一个11岁的女孩与美国学生一起找到了解决办法, 通过使用Udacity解决了她继续在线学习的问题。

MOOCs课程有多么开放?

(Steve Kolowich, 《Inside Higher Ed》, 2012年11月8日。) 本文探索许多首席学术人员对大规模在线公开课程的误解和大量在线公开课程对传统的大学课程补充的潜力。

跳出Coursera潮流

(Doug Guthrie, 《高等教育纪事》, 2012年12月17日) 撰文指出, 由于大学急于提供在线教育, 他们可能会过于迅速从而推出并不完善的模型。因此, 除了互动性和用户化, 很多MOOC课程都没有解决关键的教学问题。

MOOC课程与资金

(Matt Greenfield, 《教育周刊》, 2012年10月1日) 只要MOOCs能继续吸引数以百万计的学生, 那么它现有拥有的一些货币化策略就可以生效。笔者认为目前许多学生都是出于好奇而被MOOCs所吸引, 所以引发了招生人数是否会在未来几年内持续的高涨的深思。

关于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实验

(Jordan Weissmann, 《大西洋》, 2012年7月18日) 本文讨论Coursera与其他几个大学的新合作伙伴关系。华盛顿大学给予Coursera课程学分。所有这些新的大学的资金将使企业的在线学习业务像花儿般不断绽放。

关于xED的书籍

(Dave Cormier, George Siemens和Bonnie Stewart, 《Accessed》, 2013年1月2日) George Siemens和两个教育研究者正在写一本书, 讨论网络如何重组知识以及MOOC课程的应用。目前, 他们在网站上记载自己的想法。

MOOC的一年

(Laura Pappano, 纽约时报2012年11月2日) 在过去的一年中, MOOC已经发展成为一大主要趋势。本文对目前高等教育机构和组织提供的MOOCs服务以及他们的战略和正在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深刻探讨。

编译自: The New Media consortium.Horizon Report 2013 Higher Education Edition.

[http://www.nmc.org/publications/2013-horizon-report-higher-ed.\[2013-03-09\]](http://www.nmc.org/publications/2013-horizon-report-higher-ed.[2013-03-09])

(邓玉 校对)

【业界研究】**信息素养合作设计——教学和图书馆员工引导合作模式回顾**

Quill West 著 尹春晓 编译

2009年,来自华盛顿州的社区和技术学院的图书馆员确认学生可以从大学预科班和基本技能课中获得信息素养指导。大学预科信息素养研究(简称PILR)项目的总体目标是提高和改善大学预科课程的信息素养教学研讨,同时评估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成绩。

该项目包括了许多来指导教学协作的有价值的工具,包括信息素养具体项目的评价指标、引导性分配表、教学评估和任务,以及共享的学生成绩评估的指导方针。通过使用这些工具,图书馆员和指导教师可以达到关于学生成绩的共识。回顾教师和图书馆员如何应对PILR项目方面,提供了成功构建信息素养合作的见解。

一、图书馆教学中的合作需求

传统的图书馆教学的完成通常很少存在教学人员和图书馆员工的合作。通常是一个老师联系图书馆员并请求开办一个可以帮助学生完成一个特定任务的讲习会。图书馆员到访课堂,教给学生他们将为完成特定任务所需要的技能,并告诉他们在研究中寻求帮助是多么的重要。这些“一次性”信息素质学习是图书馆员向学生传递重要信息——即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图书馆的一种方式。虽然这种课程可能是有效的,但对于图书馆员来说,很难评价是在课程中还是在未来信息检索中提高了学生的成功。

学生搜索行为似乎支持这一观点,即学生们不会总将一次性教学课程所教的内容牢记于心。

正如 Heather Groce 所指出,一个图书馆员的首选研究方法和学生处理他们的任务的方式之间存在差异,特别是当它涉及到寻找和使用学术文章时。在一次文献综述后, Groce 指出,通常,当学生被指定使用学术文章时,他们希望在提供学术文章的文献数据库中找到一个广泛的概括性的主题。这部分学生的这种期望可能是由于教师明确要求从数据库中查找文章,而没有说明在利用数据库之前通过其他的来源查找更广泛的信息。

一些学生的研究方法较为成功的搜索方法之间的差异表明,图书馆员参与规划任务势在必行。通过参与写作任务,图书馆员可以确保学生做出更有效的决策,即为什么和如何使用特定类型的数据源,这只是作为图书馆员和师资整合结果中可以指出的众多信息素养成果之一。

当前关于信息素质教育的想法表明,为了让学生在搜索和使用信息时尽可能获得最好的体验,馆员和教师之间的合作是必要的。

正如 Heidi L.M. Jacobs 和 Dale Jacobs 所意识到的,一个比较成功的信息素养模型应整合课程成果和信息素养结果,以便让馆员和教师成为一个更具凝聚力的团队。当图书馆员和教师将他们的目标结合并以实现包括信息素养为教学目标的凝聚力时,图书馆和信息素养便成为机构和学生经验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PILP 经验

PILR 团队同意在合作性图书馆教学方面花四个学术季度,一个季度用于计划任务和教学,另外三个季度用于实践教学,评估学生的学业成就,并进行必要的课程修改。每队被要求使用同样的规划和评估文件,包括为评估学生工作而设立的一个项目范围评价指标。有类似的文件可以确保每个人都遵循相同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授课水平的结果以及基于我们共同认定的评价指标的信息素养结果。

每个团队至少集成为一个信息素养成果到现有的课程目标中,继而为该成果计划一个综合的任务。然后团队开始计划如何帮助学生在综合任务中获得成功。在第二、第三和第四季度,

团队开始利用综合任务进行授课。在任务上交后,团队通常基于共同认定的评价指标全面地为学生打分。

最后,团队讨论了学生如何能在题目上拿到更高的分数,即部分课程是否可以为了增加理解而改变。这个过程有助于强调沟通在信息素养教学之前、之间及之后的重要性。通过图书馆员参与每一步的规划、教学和评估课程,每门课程的教师能够轻易利用基于团队的方法识别学生的在哪些地方遇到了理解基本思想的困难,从而修改课程。

三、在课程修改方面 PILR 教给我们什么

PILR项目的每个季度,教师和图书馆员会创建一个课程修改文档,该文档解释了有什么计划、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以及团队在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改变。这些文件是非常珍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们表明,分析和修订课程提高了团队评估和满足学生学习成果的能力。虽然来自PILR项目的数据仍在审查中,从PILR评估收集的证据表明,教师和图书馆员觉得学生信息素养目标的成绩正如随着项目进展和呈现指标的提升而不断改善。更重要的是,它们表明进行包括学生任务成绩的谈话,有助于提高教学团队继续合作和提高信息素养任务的能力。

这些教学后的报告和课程修订充满了可以增加大学预备和成就的成果的计划。例如,一个评价学生表达一个主题和定位图书馆资源的能力的团队指出,“大多数学生只是重复找到他们从个人经验中已经知道的来源,而并没有应用新的信息扩大他们的知识。这个水平是可以被预期的,但是或许通过修订任务或更深思熟虑的批判性思维教学,将有助于学生进一步的研究。”像这样的评论,展示了图书馆员如何与教师合作,以将信息素养应用到广泛的成果中,如批判性思维。

四、对 PILR 的看法

作为他们参与PILR的一部分,每隔一季度都要对教师就他们的经验进行调查。这些调查对于了解指导教师如何看待与他们图书馆员的长期合作是十分珍贵的。阅读调查结果有助于发现图书馆员在与教师合作过程中可能想要强调的问题。

调查结果似乎支持需要创建一个引导过程,至少在与教员最初的几次交互中。当被问及在设计综合任务中一个模板的有效性时,大部分教师评论说,他们喜欢以模板的方式开始谈话,但在与图书馆员的几次合作后,发现它是没有必要的。

一个老师分享到,“这是第五个季度使用我们创建的模板和任务,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运行良好的机器了。我认为这对于第一或第二季度是最有帮助的……”这似乎表明,在课程规划方面,图书馆员应该向指导教师提出一个将在达到学习成果方面符合双方的需求的过程的建议。一旦关系已经建立,交互将变得更加随意。

在PILR初始阶段,每个团队同意就该项目评价指标开展工作,它是由华盛顿州的图书馆员和预科教师通过输入的方式建立的。该评价指标既担任策划工具又担任评估工具。老师好像很喜欢这个评价指标,因为其简洁的描述了能够导致足够的信息素养领域增长的学生行为。

在使用该评价指标对学生成绩进行评估后,教师被要求评估,基于使用该评价指标,他们可能会在教学中有什么改变。关于这个问题的反馈往往是非常深思熟虑的。教师指出担忧阅读研究材料的水平、学生完成工作的质量、任务设计与题目如何衡量成功之间的差异,以及清晰描述的预期。

一个教师指出,“...我们发现我们想要关于研究过程的某些方面更多的证据,但工作表没有完全获取我们所要寻找的。”这一点,以及类似的观察,有助于展示一个共同认可的评价指标是如何影响未来的任务的。

总的来说,教学人员对该项目的反响是积极的。教学人员很高兴能够与图书馆员一起工作,其中许多人致力于在PILR项目结束后保持联系。教职工很高兴让他们的学生与信息素养成果保持更全面联系,与此同时仍然满足当前课程目标。

五、在指导设计中工作

PILR 是一个特别的时间密集型的项目,参与者一致同意持续专注于信息素养,并将其作为常规课程规划的一部分。该项目在帮助图书馆员和教学人员融合成果和一起评估学生工作方面是成功的。项目文件内容包括评价指标、综合任务工作表,以及评估课程目标方式,有助于确保参与者讨论并集成尽可能多的信息素养和课程目标。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广泛的文档都深受之前从未经历过的信息素养和课程目标融合的参与者的欢迎。然而,该指导过程在前两个季度后开始变得令人沮丧。最好的互动似乎来自在每个参与的人都清楚的了解过程后,同意对项目正式手续放松的团队。

编译自: Information literacy cooperation by design Review of a guided collaboration between teaching and library faculty.

[http://crln.acrl.org/content/74/4/202.full\[2013/04/09\]](http://crln.acrl.org/content/74/4/202.full[2013/04/09]).

(尤越 校对)

【服务动态】

制造空间，一个实惠的、尽享动手乐趣的想法

从电子书到数字素养，在美国图书馆协会仲冬会议上有很多问题要讨论。但是1月25日的非正式会议透露了一个具有明确共识的主题：制造空间。它们非常热门。

“这是一件我们所有人都能达成共识的事情，”一名非正式会议的出席者告诉记者。事实上，在学校、学院，或公共图书馆中，动手编程的理念——吸引了从科技怪咖到传统手工人员的广泛的信息专业人员。毕竟，“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儿童程序设计中这样做，”她说。

在非正式会议的参与者中进行投票，“创意空间”在一系列主题中胜出（以大幅度击败了数字相关性、倡导和预算）。

与会者共享理念，重点讨论如何以低成本、实际可行的方法在图书馆中实现“制造商”活动。大部分谈话主张与其他组织进行合作，包括：

- **Reddit** 子社区。已经围绕社交新闻网站 **Reddit** 形成了当地组织。可以考虑一下在图书馆举办活动。或者 **Ikea Hackers** 怎么样？

- 你所在地的学院或大学。没有具备本地专业知识的图书馆工作人员？考虑联系技术学院或学生组织来帮助指导编程。

- 地区手工艺者。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的 **Greenpoint** 分部邀请了当地的 **Etsy** 社区，以帮助启动从制作杂志到自行车轮胎艺术的项目。

- 黑客空间。从机器人技术和电子产品到木材和金属加工，这些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地出现。

其次是制造工具包。**MAKE** 杂志首先从图书馆测试组开始，改造从小学学生到成人的、由用户结账的商用 **MAKE** 工具包。这些工具包包括“Getting Started with Arduino”、“Squishy Circuits”和“Spinbots。”

对于青少年来说，**Maker Camp** 是一个为期6周的在线夏季体验，包括如何在30天内完成30个项目的指令。今年的 **Maker Camp** 从7月8日持续到8月16日。如果要进行注册登记或是查看2012年的 **CAMP** 项目，请访问网页“[Maker Camp on Google+](#)”。

若想要了解 **MAKE** 杂志关于图书馆创新方面的更多信息，请发邮件到 library@makermedia.com。

编译自：Hot Topic at Midwinter: Library Maker Spaces, Ideas for Cheap, Hands-On Fun.

<http://www.thedigitalshift.com/2013/01/k-12/libraries-share-ideas-on-maker-spaces/>. [2013-01-29].

(尹春晓 编译，尤越 校对)

纽约公共图书馆将为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提供图像和数据

纽约公共图书馆（简称 NYPL）正与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简称 DPLA）合作，以提供收藏于图书馆标志性建筑——**Stephen A. Schwarzman** 中的大量历史资料的额外访问权限。作为这种合作伙伴关系的一部分，纽约公共图书馆将提供来自记录美国历史的两个重要收藏集中的图像和数据，分别是：《**The Thomas Addis Emmet Collection**》——记录美国建国及早期历史和《**The Lawrence H. Slaughter collection**》——收集关于北美殖民时期的英国地图、图表、地图册、地球仪及书籍。

“作为向公众提供免费教育资源的主要提供者之一，纽约公共图书馆很荣幸参加这样一

个项目,这将吸引全国各地的用户,从而使得我们的收藏品更易于公众利用。”纽约公共图书馆主席 Tony Marx 说。“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将为不同年龄和兴趣的学生打开一个通往信息的新世界,并允许纽约公共图书馆分享其关于美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厚的背景材料。”

“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惊人的馆藏和公共精神与美国公共图书馆的使命能够完美匹配”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的执行董事 Dan Cohen 说。“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与纽约公共图书馆以这种方式合作,并非常感激他们的独特贡献。”

《The Emmet Collection》——保存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手稿和档案部门——保存有包括信件和文件的大约 11000 篇手稿,这些手稿来自美国革命历史中几乎每一个杰出的爱国者和政治家;这些文件提供了理解重要历史里程碑的视角,并且包括了一份来自杰弗逊手中的《独立宣言》的复印本、一份用大字体书写的《权利法案》的副本,以及安纳波利斯会议的手稿记录。

The Lionel Pincus 和 Princess Firyal Map 部门保存有《The Lawrence H. Slaughter collection》,它侧重于收藏北美殖民地时期的英国地图。1000多幅数字化图像可以通过美国公共数字图书馆获取。收藏于《The Lawrence H. Slaughter》中的有:1749年版的《Mark Tiddeman's Draught of New York Harbor》、第一版的《the "Ratzen" plan of the City》、《the Montresor plan of New York》、以及1689年版的《John Thornton's chart of Long Island, showing New York City》。

编译自: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Will Contribute Images and Data to Digital Public Library of America.

[http://www.infodocket.com/2013/04/04/new-york-public-library-will-contribute-images-and-data-to-digital-public-library-of-america/.\[2013-04-04\]](http://www.infodocket.com/2013/04/04/new-york-public-library-will-contribute-images-and-data-to-digital-public-library-of-america/).

(尹春晓 编译, 尤越 校对)

大英图书馆是如何为旧书注入活力的

重新思考一个机构例如大英图书馆的角色,会发现它面临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也有很多的机会。数字时代充满了创造潜能——人们可以很快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从而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去进行更深入地研究。图书馆恰恰是那些可以产生有价值的新含义的古老的词语中的一个。图书馆馆长的创造性技能,例如索引、编目、提供访问并帮助人们在恰当的时间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材料,使得图书馆成为推动全球信息经济发展的学科。

这些技能是支撑亚马逊、苹果或谷歌商业模式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大的存储机构正在参与与数字组织的合作。谷歌是大英图书馆的合作伙伴,它们在将18-19世纪的一百万册书的四分之一的数字化中进行了合作

我们正在增加存取,但我们也在促进新形式的研究。人们现在可以开发整个著作文集作为数据集,也可以将其分解成小的文学作品。

大英图书馆拥有全国的报纸收藏。我们与 Brightsolid 有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一家 Find My Past 背后的数字化公司。该公司拥有大量数字化材料方面的专业技术,这吸引了家族历史学家,并成为大英图书馆在数字化版权或1900年前大英图书馆也即该国的报纸收藏方面的合作伙伴。该材料成为这里阅览室的研究资源,但也可以在由 Brightsolid 提供的十年期限内,在网上获取付费服务。

一旦历史报纸数字化,你可以将它们变为文本并且该文本可以被搜索。你或者我现在可以获取材料的主体部分,并查找到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家或者任何我们痴迷的事情。谁知道由此产生的其他联系吗?

我们与曾经与 UKTV 进行过合作的公司成为合作伙伴——这并不意外。因为越来越多的媒体或行业之间的边缘正在重塑和溶解。观众可能受一个电视节目的鼓舞而踏上探索的旅

程并迅速发现他们正在向历史上被称为图书馆的领域迈进。

大英图书馆处在不同行业的交点处。不同行业聚集在一起、具有广播背景的人们看到了数字化历史文物的机遇或者具有商业背景的人们发现了深层信息资源,从而引发了新的思维方式。

印本文献并没有消失。就数量而言,报纸和印刷书籍似乎如日中天,但受众的习惯却正在发生改变。我女儿可以毫不费力的通过她的 Kindle 买书或购买平装本,这两种方式他都喜欢,在不同的情绪下会有不同的选择。在我们的一生之中,我们无疑将享受海量打印材料,但我们也拥有这样的特权,即通过某种形式的混合媒体革命,人们可以在印刷和数字之间来回切换。

这有一个关于电视的比喻。线性调度在按需服务的压力下并没有消失。它只是不得不提升它的游戏。对于印刷和纸张,我们可以看到相同的趋势。印刷的专业化、质量及能量将会以新的方式证明自己,而不会消失。但是,如果打印的存在纯粹是为传播单调的散文或信息,那么数字化的作用将会发挥得更好。我们会发现它是学术期刊或科研的最佳媒介,因为在学术科研领域快速进行传播、讨论和探索研究是重要的。

如果你看一下图书馆的用户,你可以明显感受到在阅览室和咖啡馆之外的创造力的提升。图书馆是一个公共空间,人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产生新的想法、为了检验一种理论、研究一个新的故事或小说,所以我们来这里不仅仅是为了创作,而且需要创造性服务。在数字化时代,其特征场景是有人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使用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并希望一个伟大的国家图书馆可以提供集中创造力的环境。

Roly Keating 是大英图书馆的首席执行官。这是摘自 UKTV 的《Leading Lights,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in Television and Beyond》中的。免费的电子书将可以在4月2日通过 UKTV 和 iTunes 获取。

编译自: Roly Keating. How the British Library is breathing life into old books.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3/mar/30/digital-british-library-life-old-books>.
[2013-03-30].

(尹春晓 编译, 尤越 校对)

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州立大学和林恩图书馆合作建立数字学习实验室

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州立大学和林恩图书馆正在合作一个项目,旨在赋予青少年权利。

为期18个月的项目将专注于在林恩图书馆中设计一个数字学习实验室,以鼓励一组原则:闲逛、恶搞和搞怪(简称 HOMAGO)。

该项目是由一个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机构拨款资助的,对于那些参与者来说将是一个创新学习经验。

与图书馆合作,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州立教学创新中心(CTI)设计了一个项目计划,该计划使整个实验室的设计掌握在青少年手中。

当他们设计实验室并为其最终创造成果筹集资金时,青少年将此过程中学到团体动力学、项目管理、社交媒体、融资、营销、评估软件和硬件等技能。

这不仅仅是一个学习锻炼的机会,对于所有地区的青少年来说,该拨款项目将导致林恩公共图书馆的实际变化。

据教学创新中心主任 Marc Boots-Ebenfield 说,该“转型”项目一旦完成将花费超过250000美元。

“这些青少年几乎没钱,因此拥有较少的机会访问最新的技术,而且没有参加到美国民主的协作文化中。”Boots-Ebenfield 说。“现在这些青少年将被置于一个项目团队,其中有导师、研讨会、在线社区、资源,以及参与完成设计一个新的、高科技青少年中心的指导”。

2014年4月，经过16个月的指导性调查，这些青少年将在一个论坛上展示他们的设计，整个小镇的人将受邀参加。

他们将会见市长、林恩市议会成员和塞勒姆州立大学的教授和管理人员，每个团队将提出其学习实验室的推荐设计。

Boots-Ebenfield 说尽管该资金纯粹用于设计，但学生们将同时决定实际构建实验室的资金。

编译自： Salem State University and Lynn Library Collaborate on Digital Learning Lab.

http://www.boston.com/yourtown/news/lynn/2013/03/salem_state_university_and_lynn.html. [2013-03-26].

(尹春晓 编译，尤越 校对)